

說郛

正百十六

曾12
6
112



特
412
6
112

說邪目錄

弓第一百十六

諾臯記 段成式

金剛經鳩異 段成式

集異志 陸勳

括異志 張師正

括異志 魯應龍



諾臯記引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
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
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
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
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觀
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
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臯記
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辯九鼎之象廣七車之

對然游息之暇足爲鼓吹耳唐太常少卿臨淄柯古
段成式撰

諾臯記

唐 段成式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太一君諱膈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
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
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
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
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旣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



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
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
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曰執

一曰報

陰第二星曰叶

一曰

謂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

一曰拒

理第五星曰防

件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

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
石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

姹姁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

忌有六女皆名察

一作祭

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

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爲天
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
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
都尉天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
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

身金一 匱言名馮循 一作修 河圖言姓呂名夷穆天子

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

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伯九千導引入水

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釐生 丙午日鬼

名挺張 乙卯日鬼名天陪 戊午日鬼名耳述

壬戌日鬼名遼 辛丑日鬼名迅 乙酉日鬼名聶

左 丙辰日鬼名天避 辛卯日鬼名懋 西虫鬼

名髮廷廷 厠鬼名項天竺 一曰竺 語忘敬遺二鬼

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虵鬼名例石圭 一曰圭 井鬼名瓊 衣

服鬼名甚遼 神荼鬱壘領萬鬼舊讎詞曰申作食

佛胃食虎雄伯食魅騰蘭 一曰蘭 食祥攬 一曰攬 諸食

咎伯倚食夢強梁祖名共食磔 一曰磔 死寄生窮竒騰

根共食蠱王延壽所夢有遊光 橐毅 諸渠 印

堯 夔瞿 倉犴 將劇 摘脉 堯峴寺 一曰堯峴等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
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卽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
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郝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隣
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
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旣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
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卽立王異之
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
築之逐日轉蹤匝女遂化爲海神其海神至今猶在
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
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
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
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
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卧將欲斬之因
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師
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
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
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

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

一日加色伽當

討襲諸國

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絲二條自畱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絲謁王繚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著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繚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繚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陀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絲並重叠積之手染鬱金栢於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昔婦人衣之手

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此劍裁娑陀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國索娑陀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陀婆恨王與羣臣給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陀婆恨原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伽色伽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陀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

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車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卧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

人而舉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

祭元

齊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

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荆之清

一曰

水宛

一曰

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

此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

運於時沈敬

一作

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

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
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甃甃中得
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甃傍復掘三丈遇盤石
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
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
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
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
吾通問於濟伯今湏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
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
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
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發函
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
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
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
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

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龜

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臨清有姤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在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

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

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

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壞衣

一作攘衣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勁上車言

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

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畱贈銀環一

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

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
夕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挿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
起廟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
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
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一作島邏
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
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
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

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
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
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
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藥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
惣無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
小女願額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
其君臣憂感士人恠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
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
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

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湏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

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

玉杯上怪近日西賚

一作貢

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

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

謀運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
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
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
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
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
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
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
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
瑩澈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常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於燈下公
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
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閒
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曆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
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
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床前
床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
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臟見老人口大如簸箕

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

一作日

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宿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

胡珣爲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觔蹄下貫銅鑲鑲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之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

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馬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野又與爾有緣終不害汝女素惠謝曰我旣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旣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

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歛手側避或見挽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悞犯之當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田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

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曆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庚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騶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鞅索斷紫衣者言檢簿遂見數吏檢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廻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回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餘慶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敕勒之術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

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惟
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
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
道本厭城隍喧嗽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
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不可舉扶智
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
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
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
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

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
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湏去
因上階牽僧臂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
之婦人遂倒乃沙彌悞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
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
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襖乞漿於田中村
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
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
父母盡皆號哭詣僧僧猶給焉其父乃鋏索而獲卽

訴於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結印契縛椽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茗箒也僧始得雪自是絕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鐲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隣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斃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蘓湛游蓬鵠山裏糧鑽火境無遺址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覩倒崖有光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

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蘓
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見遽前救之身如蟹
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鈎鏘走集巖下奴以利刃決其
網方斷蘓已腦陷而死妻乃積薪燒其崖臭滿一山
中

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引
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
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也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

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
會於野亭觀其下箸初食鱠數叠忽似哽咯出一骨
珠子大如黑豆乃寘於茶甌中以叠覆之食未半怪
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坐
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毆流血
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
觸翁成一入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
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減

半又令家人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
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

陸紹郎中言常記一人浸地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
日自臨瓮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
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
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烏之類飛入
樹中遂伐視之樹凡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
一百二十一槎中襖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
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
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貼巾藏衣箱內一日送客
至澹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染地成
竅置虫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虫蠕蠕而長竅中泉湧
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衆懼曰
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
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梳就井承

水誤墜梳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叅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猪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渠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斝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摔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

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湏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卽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戒夜食必

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纜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咒狀頓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

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從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

劉與妻恍惚間却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
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
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
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
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
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常暇
日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
平昔無旣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
又携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躊躇有物左

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
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
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
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
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營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
閒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營頗異之笑
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
日營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祟因

詩集
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澗勢如鋸形乃火上
沃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
頃共牽營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置
大笑營亦隨出營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營獨不
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營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
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
於庭樹每雨所濡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憇一
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
得真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
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
速去矣頃與林中白烟生彌於一谷史下山未半風
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
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奩奩中忽有五
金一作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城東狗脊菑西常築牆

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乃率莊客
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
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蠹牆
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酌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糝一曰永嘉郡記作山魅

一名山駱一名蛟一曰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

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烏巢大如五斗器飾以

上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

舍俗言山蕭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

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

為猪都婦女為人都鳥一曰都左液下有鏡印濶二

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

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

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壘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

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

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為履履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鬪髻拜

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以緩跡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

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以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弃於草中若不可得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

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
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
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韋一作程
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
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有天一巨女狀狀抑知厚地之下
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候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
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
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

立擊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
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
及胸有壘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
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
因爲所訟寘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
初到之夜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
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
如蒼蠅士人素有胆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

存主客禮平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
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
人四五或媵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
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
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悅
然若夢因齧四肢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
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
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恠魅敢凌人如
此復被齧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峩

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
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
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
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
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燧燈猶在及明尋其蹤
跡東壁古培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卽率
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
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蘓焚之後亦無他
京宜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

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
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卽掘之深數
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挾二筆錯他答反補
器又云器
錯物也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
蓋已落蝦蟆卽驢矣筆錯乃油桶也菌卽其人也里
有沾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
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曰好客往來
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

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後煎餅
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
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
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
掘乃一坑礫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曰
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
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
其人驚異卽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

子詣楚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闕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擒一蒂戲與已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逐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歛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闕爲災祥密令人持鑊鬧擊之正當其駟驕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詆闕曰爾如此勿悔闕知無

可柰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厠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擘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廻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斗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縷如紅綫馬時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割馬腹視之腹中亦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金剛經鳩異

唐 段成式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泊葦之
暮年爲賊關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關知留
後先君舊與關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關尋
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
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恠其不前
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
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

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關逆
節漸露詔以袁公滋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
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
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於一時先君
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開戶而入言
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
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檠四索初無所見向之
關扃已開闢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
著成式近觀晉宋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

先命受持講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
當奉先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於揚州僧栖簡處聽
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
遍開成元年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復
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據拾遺逸以備

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燭檠一作燬權

張鑑相公先君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
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
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

金剛經疏
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閑行忽有兵數十
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
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
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
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佗然庭中垂手張口投
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
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嗔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
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卽予門吏盧邁親姨夫邁語
予云

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
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
召詰之弘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
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辨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
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什數五六當死矣
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
哭訪其門卒卽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卧內問
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
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

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恠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爲予說

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與一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給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

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人無問向來風卽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

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迴如夢妻兒環泣
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
終身不差

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
子啟手足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
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更容上人十
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薏苡仁及
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
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後無飲藥者

公安潺陵林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元
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聞塚中呻吟遂發
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
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常於公安靈化寺起造
其寺禪師曙中常見從貴說

韋南康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
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
爲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
髮繫擗覆以駝毯

蜀

一作

寢其上此人惟念經題忽見

金剛經加身
金一鋌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
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
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
將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
之

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着黃衣至牀
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
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卽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
物如毬胞前吏恠其遲答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

謂昭曰君勿懼取生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卧
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
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卽
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收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
梓州稱准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爲孔目典合知
是竇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
子存亡昭卽欲叅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
相見昭乃具說殺牛竇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
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卽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

金剛經疏
門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闢乃無言趙語
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
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臾見一卒挈牛
頭而至昭卽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
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卽自陳設若干人齋畫
其像趙云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轉金剛
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幘箱經自天而
下住昭前昭取視卽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尚在又
令合掌其經卽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廻復令昭往

一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榜刀
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
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
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卽騎乃活死已一日
半矣

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
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
寺有僧靈巋其迹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
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

龜茲部問靈巋惟恭上人何在靈巋卽語其處疑其
寺中有供也及晚廻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
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
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國一作亦以其跡勉
靈巋也靈巋感悟折節緇門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
月明忽見四人着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名狀
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
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代若

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
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
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
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謂殯葬供養其父母
焉後出家法號慧通住興元唐安寺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泔陽鎮將王沔常持金
剛經因使歸州勘事廻至陀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
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着岸不
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陀灘至下牢三百餘

里

長慶初荊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常中蠱得病骨立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晝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蠟長一肘餘因此遂愈荆山僧行堅見其事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荅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綉坐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後遣一

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墮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餘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歷初

一云長慶因

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躡處涎流於地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

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
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徒兒王
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
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柵木擊落同
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
軍其時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忿忙忘取忠幹屍忠
幹旣死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
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
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未

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着地忽如夢覺聞賊城
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捫面血塗眉
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强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
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
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卽
夢中所過河也忠幹見在齊德軍

何軫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
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太
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及遍列

親故何軫以爲病而不信至歲除日請僧受入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跌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州北郭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如葷飲酒爲賞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祖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卧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野外見衣一樸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言於妻子隣人卽告官趙盜物捕送縣賊曹怒其不承認以大關挾脛折三段後令杖脊杖下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安今見在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

金剛經加異
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司被追十五
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已姪
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已兄貌皆不相類
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畚枉燒殺之爾又曾
賣竹與殺狗人作篋篋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
未係死籍猶可以免爲作何功德翰欲爲設齋及寫
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日七
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
縣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
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鼙鼙鼓起時詣隣房忽遇一人
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
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
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
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綠當案者似崔行信郎
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
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
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

金剛經九具
債備嘗苦毒涉遠云爾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
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
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
人頭牽入環中剝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
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劫賊
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無
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爲義兄弟
逢涉云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
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

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
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
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
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
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
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
我與爾馬有力者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
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

金剛經疏
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
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
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
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
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
幅經也其瘡亦愈

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
極強首推吏疑其寃未卽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
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於

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
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其承以匿嫌

誣之

匿一
日舊

集異志

唐 陸勳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客奉璧始皇使御史視之卽二十八年過江所沉璧也默然良久曰山神不過知一歲事也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

勝厥咎亡一日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齊潛王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方食黍曜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自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

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王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旣出復平如舊魏郭后愛念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言皆有條緒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池寔水中龜入池遊戲二日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轉輪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吳成將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

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淋漓不可忍視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甌中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

集異志
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
二年揚徐交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士效之
無驗

隋煬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
花自稱彌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
暕過而斬之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
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衛不知覺時來俊臣婢
產一肉塊如三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爲蜂螫人

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
公亦往爲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
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
不可以見

天寶五載楊慎矜爲御史中丞慎矜至洛陽正食忽
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其後慎矜叱之良
久不滅以熱羹殺之方滅

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宮人有自

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蝦蟇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地宮人別穿地得蝦蟇如初帝深以爲不祥

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雞酉屬帝生之歲鬪者兵象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未久帝竟淪沒玄宗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閔卿黃河中女媧墓因

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藏澤水中又有火

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灤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色狀甚羸瘦

荆齊高帝建元元年荊州人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

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寧中河北用兵鈴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垂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爲京師翕然諸夏皆放此服妖也

漢桓帝延熹中梁冀戮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

集異志
下時中常侍單超左館徐璜至於貧家不能自辨自
執無頭就人借頭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
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
案帝是歲崩

後齊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之服
而行乞其間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

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
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戒若

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笙篴胡笛胡
舞京城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乃擁胡
兵填塞街衢擄掠宮掖發掘園陵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
之桑樹哭

晉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
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
木

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水槽有龍首悉飄數十步而龍首斷

後趙石季龍時東海有大石自立傍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

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象汗流濕地此其類也

漢劉聰末年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于司隸御史門有豕着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闕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疑是宿客得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

集異志
得罪文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救之得全

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着絳幘絳衣又襄城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白日待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捲上自舒下如此數遭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漢末糜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歸遠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吳孫權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

集異志 九
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棠齋輔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棠俱出與棠及所在郡中令長談論棠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神相聞秋七月棠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承早小事往往讒有驗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琊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

逆俱亡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
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狂生忽聞室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夜半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產後還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三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東晉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
墮於床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
與弟納並被誅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祁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
脇而出胡太后命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人劉
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沉於河魏室因茲大亂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
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
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

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陂時有流星墜
其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
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
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爲尚書令當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
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既覺謂妻
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被誅

隋煬帝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

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
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圍帝於鴈門

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間有嬰兒兩頭異頸
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也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鬪燕王宮池上烏墮地
死時燕王旦謀爲亂未幾伏辜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
黑雜色帝以問高唐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
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

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
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
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
猗死

晉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鄭以小國
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
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

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貫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趙王諸呂亦終殺滅

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祭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求食尋有王敦之逆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雨赤雪二尺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之聲俊臣酷吏也

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也雨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劫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

宮此其應也

漢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古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其顛也

漢光武建武六年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時錢名明當復也述遂敗滅述一作述晉太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

大亂宗藩多死惟琅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玄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上天女兒鋪白氈氈上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載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裡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祿山反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

碧女子名也

曰

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之

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巾三十

集異志 十四
六萬四面出師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瘦餒幸而勝之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奇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其後冏果斬戮

晉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後降苻堅

晉惠帝大安元年夏架湖有大石浮三百步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水入建業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墜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土也占

曰當旱

晉朱逵爲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而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被害

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薨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司馬彪曰

政出私門京房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相繼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蠶螟及蟹皆化爲鼠任衆復食稻爲災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之應

括異志

宋 張師正

樂史

樂史爲西京畱臺御史常夢帝命召俄見宮闕壯麗
帝曰而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
嗣汝生勿辭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
旁拱立者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嘗酣于酒一年
果生仁宗

明道師

天聖明道宗師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卽曰曹門好物
之高大者卽曰曹門高宗景祐初仁宗冊曹王女孫
爲后

費孝先

費孝先成都人取人生年月日時成卦謂之軌革後
有卦影所畫皆唐衣冠祿位亦唐官次豈非唐之精
象數者爲之歟

劉燁

劉燁侍郎有別第在襄陽燁卒長子庫部又卒乃粥

其第爲茅處士所得夜聞呼曰庫部來俄一人頂帽
從數鬼叱茅曰我第爾何敢據速出無賈禍也凡三
夕至其聲愈厲茅叱曰爾昔爲人今鬼矣尙恃貴氣
敢爾若我擅居爾第宜迫我出爾子不肖不能保有
先人舊廬售貨於我尙敢逐我邪言訖返叱令速出
鬼遂遁去

馮拯

天聖中侍中馮拯薨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
一驢腹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之潛育於

槽中四方皆知之

杜紫微

杜紫微頃于宰執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王元規

王元規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因訪以當受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既覺不悟意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從

水到官日正冬至

括異志

宋 魯應龍

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
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
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
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噴之其疾如風祝曰
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
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
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

括異志
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
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
輕分別不是僊翁豈得知

景德禪院去縣五里在城西門外之焚化院昔有白
毫高數丈民以爲祥乃作寺有白龍潭在寺前以白
龍穴於此行人多漂溺居人作塔埋金劍鎮之後遂
無害今人謂之三塔灣寺三伽藍順德龍王也淳熙
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攪龍事告太守以長繩繫虎骨
縋于龍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逸廳事亟令人

取之乃止

上舍伯祖異舊墓惹山後忽卜兆於丁村遂遷墓焉
其中紫藤蟠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遂斫
藤遷之自後其家浸衰

嘉禾北門有孩兒橋橋欄四角皆石刻孩兒因名之
不知何時所建歲時旣久遂出爲恠或夜出叩人門
戶求食或於月夜遊戲于市人多見之一夕有膽勇
者至夜密伺果見其三二石孩兒徐徐自橋而下遂
大呼有鬼以刀逐至其處斫去其頭恠遂絕

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虜犯順蘓秀大擾將屠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兵卒望之怖懼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見今事之

有住庵僧王了因事母至孝母病危篤日夜禱於所事韋天獲法神誠意感格忽神降其身作蠻語云憫汝孝誠故救汝母教以藥餌遂愈自是神常降之言人休咎多驗遠近趨之一日有人請禱僧不謹神怒責遂發狂不可止索浴左右不得已具湯與之湯百

沸猶以爲冷投於中宛轉爲快衆拜祈哀神曰姑薄懲之爾遂免及出浴舉體畧無少損病亦愈神不復降矣

紹興兵火之變所在荒涼肝胎有市人儲醬一瓮獲利已多然貪心愈生設計售僞日以鹹水及碎瓦屑炭煤之屬和之所得十倍一夕風雨屋棟桁折而夫婦正卧其下皆壓死瓮亦破焉而傍舍畧無損動何提刑詩云萬僞何緣鬪一真時間謾得面前人生男種女多啞啞果報元來必有因可不信哉

盧十五嘉興華亭人所居脩竹鄉盧十五以搗鼈爲業每搗鼈歸舍與妻共活煮其鼈然後出賣每日如是嘉泰二年壬戌四月十七申時忽大風驟雨雷電閃光霹靂大震盧十五并妻女三人皆死雷斧之下嗟乎夫龜鱉介族中之靈物也人豈可殺乎盧十五之報亦可畏也今時食鼈之人心旣好食又招賓友聚會而食號團魚會彼此以所食多寡爲勝負殺生之念滋甚罪報何逃聞此可不戒哉

奉新縣村民繫牛於柱將殺之其鄰家子平時饕食乘醉入觀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肝肺生食不宜緩仍不可與他人也語至再三牛忽驤首怒目直視此子奮力掣索斷直前徑觸之穿其腹戴之以走過四十里不脫鄉民及豪子弟僮奴極百餘人皆槍杖叫譟共往追逐乃得其尸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詣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緡皆沾濕父母恠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
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
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
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蟇也
司灋曾伯祖行恕卽角而孤侍母徐氏就醫嘉興留
精嚴僧舍值徐明反擾亂一州止不屠僧母子俯伏
於寺之夾街下衆鎗攢刺命在須臾默禱伽藍神資
善典福明王願脫刀兵之難世世子孫不忘香火果
得免歿至今奉事于靈雲祖塋司法生主簿果主簿

生知縣季頴相繼登科

巫家丘氏世事鄒灋主其家盛時神極靈異人有禱
之者能作人語指其禍福感應如響家遂稍康自後
兄弟析居神亦不復語今其子孫尚以巫祝相傳不
絕

去東湖三四里有村曰楊墩左右皆楊其姓者有楊
四九者以養鴨爲生數百爲羣人有鬻之者就令其
打併楊利於得錢則每鴨必執其頸可以宛轉
於地立歿前後不知其幾矣又得燂治之灋沃之以

熱湯而氣未絕隨燻而身毛脫落晚年得一疾甚恠
每常浸浴缸中妻孥頻頻添湯極熱而不覺皮膚皆
浸成白折又令人以足跟踏心至今

尚存而

家事索然矣人以爲楊生活受鑊湯地獄報云

秀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媪周氏臨安人爲人朴直自
信不慮人欺村民或從假貸不問識不識隨意與之
有蔡公者負最多每督取率託以他故經數年媪呼
而責之每以妄言荅云實負婆錢累欲償輒爲官事
所蕩願更寬今歲如再背約當爲八乳牝狗以報未

幾蔡歿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媪常戲呼曰汝是蔡
公耶卽掉尾而前自是聞呼卽至十年乃死

嘉興府德化鄉第一都鈕七者農田爲業常恃頑抵
賴王家租米嘉泰辛酉歲種旱禾八十畝悉以成就
收割囤穀於柴穢之側遮隱無蹤依然入官訶傷而
柴與穀半夜一火焚盡壬戌歲秋其弟鈕十二亦種
早稻八十畝藏穀於家又且怨天尤地忽日午間天
宇昏暗大風捲地其家一火灰燼無餘嗚呼鈕七鈕
十二欺官瞞人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亦可畏也

眉山王簿高公有愛子眉郎甚慧不幸早夭心甚悼
之公忽暴卒復甦言至陰府初爲二吏來召引至一
虛如州城若官府所俄見一人著道服手持數珠而
出至簿熟視乃其父也責之曰汝有不公當事還會
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也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
窮其理以直爲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
汝有陰騭天未遽奪汝壽汝今還世切須事君則忠
事長則順不可爲已營私不可以直爲曲戒殺戒淫
戒嗔戒怒但依吾教則盡天年不然則壽祿皆削也

海鹽縣蔣十八居士蔣念二孺人日誦大乘斷除嗜
欲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
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旣滅灰
飛煙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旣無障礙又能皎潔一
切永斷無復言說又云直道而行心不諂曲四十年
來脫離嗜欲唯闡大乘朝讀暮讀今朝擺手西歸自
有現成果足蔣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
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江南平建州有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爲亂兵

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遇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
白刃不屈又命引所掠婦人令鄭殺以食之謂鄭曰
汝懼乎曰此身寧早克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污我竟
不忍殺以獻大將軍查又徵將以薦枕鄭大罵曰王
師弟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
足惟君侯知書爲國上將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
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漸求其夫而付之鄭氏節義
凜凜二將虎狼終不敢犯婦人之淫奔無恥者視此
獨不靦面乎

華亭人黃翁世以賣香爲業後徙居東湖楊柳巷世
以賣香爲生每往臨安江下收賣甜頭歸家修事爲
香貨賣甜頭者香行俚語也乃海南販到栢木及藤
頭是也黃遂將此木斷截挑棺如篋香片子與蕃香
相和上甌內蒸透以米湯調合墨水用茆帚蘸墨水
就甌內翻灑此香遍班取出攤乾上市貨賣淳熙年
間黃翁一日駕舟欲歸華亭留東湖湖口泊船而宿
候曉卽行湖口有金山大王廟靈威人皆敬畏之是
夜三鼓時忽一人捲起黃翁連拳歐之謂曰汝何作

業造罪貨賣假香可速去來過更時許方得蘓醒次日抵舍病月餘而斃一夕其妻黃嫂夢至陰司見二鬼以沸湯兩桶洗一罪人鬼遂叱黃嫂曰婆子此汝之夫黃某也在世貨賣假香今受此報汝今回世說與諸子速改此業黃嫂寤悲泣言及諸子卽飯僧修設功德追救其夫遂改業別爲生理

海鹽縣倪生每用雜木碎剉炒磨爲末號曰印香發販貨賣一夜燒薰蚊蚋藥爆少火入印香籬內遂起煙焰事急用水澆之傍有切香亦見焚燬又用水澆

之磨上印香又然倪見火勢難過卽欲出戶逃命奈何遍室煙迷而不能出避須臾人屋一火而盡

嘉興府周大郎每賣香時纔與人評直或疑其不中周曰此香若不好願出門當逢惡神撲死常以此誓爲詞淳祐年間忽日過府後橋如逢一物絆倒衆卽扶持氣已絕矣嗚呼世人焚香誠欲供養三界十方賢聖黃翁倪生與周大郎者乃以廢木爲真觸穢神祇豈得不遭誅戮哉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

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密食之卽
仙去

黃覺旅舍見道士共飲舉盃之際道士以箸蘸酒於
案上寫呂字覺悟其爲洞賓也遂蕭然起敬道士又
於袖中出大錢七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寸
許歲旦以酒磨服之可終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
藥亦盡作詩云床頭曆日無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
於是歲卒

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自
鳥飛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
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周世宗毀銅佛像曰佛教以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
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鎮州大悲銅像甚有
靈應擊毀之以斧鉞自曾鏡破其後世宗北征疽發
曾問咸以爲報應云

李主簿夜泊舟臨舷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擊其足衆
力救之李號呼曰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
入水明日求其屍不獲

晉周興歆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升殿仰視雲氣紫鬱
鬱然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張天帝耶荅曰上
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

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瓮中
醞以麴蘖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
斯須之間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茅山有村兒牧牛洗所著汗衫曝於艸上半食艸之
際併食其衫疑鄰兒竊之其父怒曰生兒爲盜將安
用之卽將見投於水中鄰兒稱冤呼天纔出水父復

投之俄大雷雨震歆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錢處士嘗見一人謂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其人
曰某平生無過但昨日飲食不如意棄於溝中錢曰
是也可急取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穢俄雷電大震錢
曰急并穢食之雷電果息

惠州一娼震歆於市脇下有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
弄權帝命震歆此女蓋偃月公後身也元和六年六
月某日

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毒人必

抄異志 八
次喜能致他財使人暴富遣之極難雖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金銀藏篋置蠹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以去謂之嫁金蠶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妓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隨緣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攜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

有趙小子納涼水濱見行賈掬水灌漱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項上三進三止趙叫呼鬼卽隨沒賈曰頭髻中有少雄黃辟邪之效也

南陽人侯慶有一銅像欲賣牛糞金色偶有急事他用久矣一夕慶妻忽夢像曰卿夫妻負我金色久不償今取卿兒醜以償金色至曉兒醜有病像忽有金色光照四鄰皆來觀焉

零陵太守有女悅父書吏無計得偶使婢取書吏所飲餘水飲之因有娠生一男數歲太守莫知其所從來一日使是男求其父兒直入書吏幄中化爲水父

大驚問其女始言其故遂以女妻之

有人好食羊頭嘗晨出見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曰
吾未位之神也其屬在羊爾食羊頭甚多故來取汝
若輟食則已不然吾將殺汝其人懼不復食羊

雷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納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
彘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礫石
號雷公墨光瑩如漆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咸通末有鄭道士以繩縋下百
餘丈傍有光往視之路窮水阻隔岸有花木二道士
對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問欲渡否答曰當還童子
回舟去鄭復攀繩而出明日穴中有石筍塞其口自
是無復入者

終南山中有人身無衣服徧體生黑毛飛騰不可及
爲獵人所得言秦宮人避亂入山有老翁教食松實
初甚苦澁後稍便之遂不饑獵人以穀食之初聞甚
臭吐逆數日乃安身毛脫落漸老而歿

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疾不能食聞葷腥卽嘔
用火鑊旋煮湯沃淡飯數數食之醫莫能治史載之

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雋熱掛遂授一方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水宿采石渡舟人鼾睡漸至月黑公滅燭方寢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答曰有叅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攜至公私念曰舟尾逆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夕不寐五鼓聞岸山獵獵馳驟

聲舟尾曰齋料幸見還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而歸公異之後日遊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曰某夜有施主設水陸攜室人至方拜忽思臥少頃乳一子俄腥風滅燭一衆盡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公後果叅大政

蔡元度適餘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有按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乃木义後身云

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

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投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西域胡僧呪人能生灰太宗令壯勇者試之如言而灰如言而甦傳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呪臣必不行召僧呪奕初無所覺胡僧自倒更不復蘇

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太半無穗有就田畔斲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饑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雨則鞭陽石皆應

韋思玄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癰潰血且甚韋方會客居士遂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屬金兌西方屬金銃其金精乎

南海小虞山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荆南都頭李遇病困攝至陰府有一先物故者曰常

侍安得來此復有一人云追到李遇遂蘓見妻子環
泣身下卧一畫人號替代云

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白處明日
視之乃橐駝也昨夕所見豈其精眇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本普明院舊記晉將軍戴威捨
宅爲寺司徒王詢建爲光興寺天禧二年賜今名寺
有寶塔極高峻層層用四方燈點照東海行舟者皆
望此爲標的焉功爲甚宏有海濱業戶某與兄弟泛
舟入洋口接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溺於海而死

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未出海時先夢
神告曰來日有風波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於此
初墜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神欲救我不可及
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
他佛事祭享皆爲諸鬼奪去我不可得獨有資聖塔
燈光明功德浩大耳其妻因鬻家貲入寺設燈願次
夕又夢夫來謝云今得升一等矣

捍海塘凡十八條自縣去海九十五里有望海鎮歲
久波濤衝齧盡爲洋海紹興中知縣陳某嘗於海塘

五里建望月亭殆今則亭基在水中不可復見每歲沙岸崩得瓦盎鐵劍舉手粉碎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蘓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道判聽曰蘓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蘓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當湖在今縣北五十里南北十二里東西六里古老相傳地初陷時有婦人產一物若蛟蜃狀濯於水遂陷一方迤邐從東北去今有泖港直通太湖昨得石

刻乃唐吳郡陸府君墓銘塋於蘓州海鹽縣齊景鄉當湖則當湖之名舊矣或云鸚鵡洲圖經不載豈縣未陷曾有此湖耶曩歲漁者於湖中獲一鐵鏈長不計極舟滿幾覆懼而棄之或云繫蜃於此自漢迄今上下千餘年湖日淺土日增聞有於其中髣髴見其餘趾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畧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鱉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

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於山吳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於當湖賜名顯應尤著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侯尤爲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鼎沸聞有設祭於松栢間祀其先亡慟哭而反謂之小嶽廟廟中鐵鑄四聖由海而來至今見存

古老相傳湖初陷白沃史君躍馬疾走不及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沒因立廟迄今此地

獨高又云兄弟三人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沃

廟

東林施水院本定庵居士白蓮道場寺有藏歲久弊甚住持僧智祥力鳩衆緣爲之僅成規模其中實無所有始寺有轉藏不問多寡僧以一餅啖之由是至者甚衆人有病祟必以東林藏轉之卽愈蓋寺有神姓施封護國公爲之打供僧徒得以濟

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宅號齊景公廟一云未明大王古老相傳齊景公遵海而南觀於轉附

朝儻會遊於此立廟於斯舊有碑今磨滅不存矣唐
貞元十四年太子左贊善大夫吳郡陸使君夫人汝
南縣君周氏墓志云附于嘉興縣東界海鹽縣齊景
鄉青墩原西北塋則齊景鄉青墩之名舊矣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冰自成花每瓦一枝正
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
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爲之
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寶聖石佛院在嘉興縣東南唐至德二年於寺基掘

得石佛四軀至今見存天聖中賜名寶聖人但呼石

佛寺

寶一作保

庚子歲夏旱湖間可以通軌有魚舟夜艤水滸遙見
有光燭人意謂必窖藏遂於中夜掘之得磚一井片
長六七寸兩首各有方竅相入兩面皆有手掌紋極
細宛然可見不知此磚始於何時竊意當時陶人手
法爲之耳見童爭鬻于市或取以爲硯清潤細膩可
愛余嘗得片磚爲好事取去

南林祖塋高祖宣義之墓嘗聞諸伯叔祖言初營地

時高祖頗明地理將鑿池引水至墓之西南夜夢一婦人請曰妾有墓在正南所開池處君戒役夫勿傷吾墓當有厚報次日果於其地得金數塊遂用以營寺至今其墓尚存自建初以來將踰百年林木塢竹視他處爲盛丙午夏忽生雙筍數株莫不嗟異各有賦詠然竟不成竿亦無他應豈物反常爲妖卒以自斃云

光嚴庵正議之塋瀕湖占勝爲一方冠東南皆枕湖遠峯列如筆架一塔屹於波心文鋒挺立登名仕版者世有其人視他族爲最盛淳祐間忽樹間出煙一道遠近莫不驚異有細視之者見其間有蠓蚋不可計從樹中出終日不絕蓋此煙卽此所成不知何異湖心有地一方立塔以按風水人呼之曰按山湖水瀰漫時盜多竄伏於此由是守庵者不敢居遂成荒蕪其中有穴如瓮下極空洞巨蟒潛伏於內時有人見之或偃卧湖沙之側近年有數道者居之佛殿廊廡稍稍成緒蛇亦不復見矣余家舊有蛇穴於壁間每春月常有小蛇出沒近歲稍少又有一族人課

樞異志
二
僕鋤草忽聞地中有聲入土尺許有石板蓋覆甚固
破之得缸可貯數石米其中皆巨蛇八九奔走四出
急擊之或从或竄去竟不知從何而入也意者必有
異物蓋不遇而變化云

陳山在縣東北四十里高八十一丈週圍二十五里
有白龍湫顯濟敷澤龍王廟山頂有龍穴深不數尺
春夏不涸百姓遇旱則禱於穴必有異物見因取其
水祀之雨卽滂沛又有龍母塚在焉每歲常在七月
多風雨人謂龍洗墓云

陳山龍王廟後有觀音殿曩年忽有兩石從半山鬪
墜而下一從殿後壁滾入觀音座下一墜殿之西屋
瓦無所損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尙存亦可
異留題者甚多余乙卯歲到祠下嘗賦詩于壁以紀
其事

華亭縣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廟每歲湖中
群蛟競鬪水爲沸騰獨不入廟中神極靈異寺僧藉
其力以給齋粥水陸尤感應向年有漁舟艤湖口忽
見一婦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婦人直入寺

去舟中止遺一履漁人執此履以往索渡錢寺僧甚訝之曰此必三姑顯靈因相隨至殿中果見左足無履坐傍百錢在焉遂授漁人而去嘉禾百詠云神居陰陽護尋闕捍洪波莫慮蛟龍怒年來畏叱阿德藏寺前鐘乃銅所鑄音極洪響嘗見古老云初鑄鐘時有匠者云此鐘未可便扣俟吾至六十里乃擊之及既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嘆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恠哉

當湖酒庫有四聖廟在炊淘之後立祠以來閱歲滋久前後交承祀之奉之甚謹每一任初到則上兩幡旣解印則復兩幡酬神之庇以爲定例丙辰丁巳之間有姑蘓姚承節應瑞者董糟丘將幡書徧於神祠中然後取幡染爲黑色雜用人無知者及去任未數里忽其子舟中爲神所憑責之曰我立祠福汝坊場久矣新舊之幡皆我之物安得擅取以爲兒服耶及指其妾何人磨墨何人折幡歷道其所以衆皆驚愕姚懼亟禱於神許以謝過其子遂甦

伍子胥逃楚仕吳吳王賜以屬鏤之劍自殺浮其屍于江遂爲濤神謂之胥濤人皆知之今嘉興有胥山鄉山高一十五丈週圍二里舊經云伍子胥伐越經營於此水經云子胥歿於吳吳人立祠江上名胥山杭州吳山亦名胥山蘓州吳縣亦有胥山則其名非一今胥山鄉伍姓甚繁亦謂之云云

嘉禾志顧亭林庵中有忠烈公祠近歲忽地裂數尺中有風濤聲以物探之應手火起至今尚然

華亭陸四宮廟一名陸司空元和初有鹽船數十艘

於廟前泊夜中雨過有光如火或吐或吞船人窺之見一物長數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以竹篙抑之驚入草際光遺在地乃一珠徑寸以衣裹之光透出乃脫褻服裹之光始不見後至揚州賣之獲數萬緡輿地志秦置海鹽縣王莽改爲展武縣縣陷爲湖湖中小山生柘樹因以爲名又云秦時有女入湖爲神卽此祠也荆公詩云柘林著湖名菱葉蔓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年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屈險阻禍福易欺人

吳躍龍余友吳宗禮達之之子也乙卯與余友鄉舉同廊就試是歲俱發小薦而躍龍實爲亞榜賦魁實通榜詞賦之第八也揭曉之夕夢登七層寶塔已及六層止餘一層欲上之間忽見一人星冠雲帔若天尊像叱曰此鴈塔也汝何人輒登此連步逐下迤邐至塔外遂坐其傍驚而寤及榜至乃在七名之外余親見其說又有張湘亦以乙卯魁亞薦揭曉兩夕前夢人持巨蟹撲賣湘一撲五錢皆黑一錢旋轉不已覓作字一人曰幾乎渾純及榜乃爲小薦第一功名

前定不可強求也如此

西宮真武道院西廡一室有純陽真人呂翁像極端嚴乃曾叔祖大中璠所創道堂中塑像道堂廢遂移奉於此頗著靈異小兒有拜禱乞錢者或於几上及坐處得之亦見其僊道變化之驗云

嘉興縣界移風鄉有魏四十道者有妻有子中年忽悟真空捨俗出家修行齋戒甚至鄉民敬之重之淳祐丙辰冬忽感疾自度氣血衰不能起呼同侶具湯沐更衣曰大限到來吾復何戀各自珍重遂跏趺奄

然而逝遠近聞者肩踵相摩觀瞻嘆羨凡兩日未定
淳祐甲申春余館於沈氏書塾因寓宿焉一夕夢婦
人著紅衣至其家廳廡下輜無侍女手執黃羅裙直
入其堂且與諸生言之皆莫曉所謂次夕方篝燈披
閱卷帙忽有人報街外鼓聲甚急倉皇使人視之乃
市樓失火烟焰燭天衆力撲救僅免延燎止拽倒小
屋數間方知婦人之恠也

永興橋之西陸氏宅有大井不知何年所鑿而闊數
尺其深不可測雖大旱不涸其下可以轉篙時時於

其中有龜漉及破碎蒲帆浮起不知何來古老相傳

云此下通大海豈海水伏流地中從此過耶今爲富
氏得之正居堂之中以板覆蓋甚謹蓋防顛溺也

余家全盛時以東廡爲書塾其西南隅後爲居民王
氏宅王見其家每夜常有白衣人出現意其爲祟每
夜防之一夕持杖逐至竈側而沒掘之得銀一瓶人
無知者遂以此經營他之遂小康焉又李園者以種
圃爲業初甚貧一日揮鋤忽糞土中有聲掘得一瓮
皆小金牌滿其中李得之遂轉而貨易爲他人所發

聞于官備極咎楚半爲他人所得今無復一存矣
嘉興貢院元是州學今有采芹橋泮水之舊規在焉
後遷學於鳳池坊此地遂爲貢院每舉終場幾二千
人荷笈而進者隨子弟而入者幾及萬餘人然西廊
之第三間極北舉子常有爲魅所憑而至死者或如
猫而過或如婦人每一發喊則妖氣愈盛是以分案
於其間者多不欲就前後所死非一兵卒之宿於廊
廡徃徃夜見鬼物甚至驚魘不醒遂弗可救丙午歲
將赴舉監試官忽夢有人自稱貢院將軍云我死於

札 廿六

此地今得爲神每舉子死於場屋者皆我輩爲之可
立廟於西北隅事我則免於是明言於府以立祠焉
由是兩舉稍安士人之就試者莫不先期備金錢禱
以求陰庇或云此地元爲勘院徐明之亂多鞠死於
此故遇呼喊三聲則出矣

輩

於府以立祠焉

由是兩舉不日士人之就試者莫不先期備金錢福
以求陰庇或云此地元為勘院徐明之亂多鞠歿於
北故遇呼喊三聲則出矣

志

六

